

第一章 驚險的出嫁

興元十七年，秋。

上京城內已有樹木初露凋零之態，天氣陰沉，時有西風陣陣，街上行人已覺涼意，而寧安街上此刻卻是敲鑼打鼓，與這寒涼的天氣格格不入。

長長的隊伍從寧安街南邊而來，一路往北，隊首那輛裝飾得金碧輝煌的馬車已過了寧安街往東走了，隊尾抬著各色寶箱妝奩的隨從還沒從寧安街西邊的午後巷裡轉出來。

圍觀的百姓嘖嘖稱奇，有那家裡人在貴人家做事的知道得多些，便向旁邊的人道：「這是東城的英王爺娶親呢！」

旁人問他，「娶的是誰家的小姐？」

那人便又道：「乃是去年擢升了兵部尚書的顧大人家的小姐。」

圍觀的人都驚歎不已，這一個是英王府，一個是兵部尚書家，該是何等顯赫！

有瞧熱鬧的孩子，看見那坐著新娘的八抬大轎自前邊經過，興奮得手舞足蹈，隊伍裡吹拉彈唱的更是賣了命般極力表現，果真是上京貴賤的排場。

而此時，坐在轎子中的顧綿，撩起蓋頭，打了個長長的哈欠，到底是王爺娶親，便是個沒權沒勢的病秧子，排場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大。

可又有什麼用呢？

看熱鬧的人不會知道，十年前死了爹娘的英王，每天靠不知凡幾的矜貴藥材吊著命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一命嗚呼。

看熱鬧的人更不會知道，嫁給他的顧家嫡女其實是個養在鄉下的野丫頭，從小沒了娘，回京才兩年就被當作籌碼送出去了。

顧綿冷笑了一下，畢竟在世人眼裡，她那個拋妻棄子的爹可是個能力卓著、家庭和睦的大好人呢，誰又能相信這十里紅妝的背後竟是一地雞毛呢？

長長的隊伍走過了寧安街，往東拐入了東渠街，東渠街再走沒多遠就是英王府。

顧綿坐在轎子裡，估摸著過了寧安街，便又重將蓋頭放了下來。

她想起今日出門前她那名義上的「親娘」的「諄諄教誨」，什麼到了王府要盡心侍奉王爺，什麼處理府裡的事情要思量周到，那些面子上的話自不必說了，她只記得人都走了，只餘她倆在屋子裡，那秦氏豎起一對眉，指著她的鼻子訓斥——

「王爺是個矜貴人，你一個粗野丫頭得了這大好的機會，可多虧了你爹在皇后娘娘面前美言，你如今去了王府，倘若有點眼色，就該記著顧家待你的好。」

蓋頭下的顧綿翻了個白眼，顧家待她的好？那可是說都說不完！

她爹十五年前進京趕考，留她娘親無錢治病，死在了寒冬裡，原以為等她爹回來一切就又能好了，誰知過了兩年竟然收到京裡消息，說她爹已經另娶了。

顧文業一聽說自己髮妻因病亡故，反得了自由般在京城娶了富貴人家的女兒，天底下哪有這樣的爹？

她與張嬪嬪在青州相依為命，好不容易長到了十五歲，誰知這時候京城竟然來了馬車，又說要把她接回家去。

顧綿還當她那個渣爹良心發現了，要補償自己欠下的債，等來了京城才知道，好

嘛，人家家裡父慈子孝的，接了她來，是等著讓她代替秦氏生的那個妹妹進宮呢。她在顧家頂著個嫡長女的名頭，過得卻連她妹妹顧錦身邊的丫頭都不如。

秦氏打得好算盤，等她一進宮，不出兩年，怎麼也得死於非命，到時候，她娘唯一的血脉也沒了，她們娘倆就跟從沒到過這世上一般。

可誰想得到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皇后娘娘不知道怎麼了，突然作主給英王娶親，她這個頂包的，沒頂成宮裡的娘娘反成了王妃。

只是這王妃也好不到哪去。

顧綿還記得，賜婚的旨意下來那天，她妹妹顧錦紓尊降貴、趾高氣昂地來了她的破屋子，捏著一柄團扇笑得花枝亂顫，「你別以為你當了王妃就是枝頭上的鳳凰了，那英王纏綿病榻，連路都要走不了，等著吧，不出兩年，你顧綿就是空有個王妃名頭的寡婦了！」

想到這，顧綿輕啐了一口，「呸！」

寡婦怎麼了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接了旨意那天她就想好了，等英王眼睛一閉腿一蹬，她就捲了王府的萬貫家財，跟她師父一樣雲遊四方去。

想關住她顧綿，沒門！

「落轎——」

亂紛紛地想了一路，忽然外邊敲鑼打鼓的聲音停了，轎子也跟著落了下來。

顧綿收起思緒，重又坐得端正，畢竟英王沒死的時候，她得先當個盡職盡責的英王妃，先把命保住了再說。

「王妃，請吧。」

外頭是個老婦人的聲音，顧綿知道，這是英王府的嬪嬪，大概是到了英王府的門前，這會只等著她下轎了。

顧綿想著張嬪嬪以前教給她的規矩，探身往前，將手伸了出去，誰知等了半晌並不見一個人來扶。

她心下冷笑，看來這英王是真病糊塗了，府裡的下人竟這麼沒規矩，連她個鄉野來的丫頭都不如。如此想著，她當下翻手自己扶上轎門，穩穩地從轎子裡走了出來。

站在轎子旁邊的錢嬪嬪瞧新王妃竟是什麼都沒說就自己出來了，一時有些驚訝，只是她轉而就露出個輕蔑的眼神來，也不扶人，就招呼宮裡來的執禮公公進行下一項了。

顧綿微垂著腦袋看著路，估摸著周圍人站的位置，從轎子繞出來，站在了英王府門前，只是她沒有聽見讓進府的聲音，四周一片安靜。

原來是另一頭，她那個病得不輕的夫君，正費勁地從馬車上下來呢。

這英王也如傳言說的那般是個病秧子，旁人娶親，總是新郎騎著高頭大馬前去迎娶，到了顧綿這，英王坐了輛好大的馬車就來了顧府。

不過這算好的了，顧綿還以為她這位素未謀面的夫君下不了床，派個別的什麼人來呢。

等了良久，終於見著自己旁邊多出一雙上好的玄底雲紋緞面鞋，顧綿這才聽見執

禮公公喊道：「入府——」

吹吹打打的聲音頓時又熱鬧響起，周圍人的恭賀聲此起彼伏，也不知是真心假意。就在這喜慶熱鬧的聲音裡，顧綿那因常年習武而異常靈敏的耳朵聽到了極不尋常的一道破空聲。

「小心！」她蒙著蓋頭也不知道周圍有多少人，可有一點她清楚，這箭羽一定是朝她或者她旁邊的王爺來的。

她一把就將旁邊那個病懨懨的人推開，自己則靈活地朝另一邊閃身躲開。

「有刺客！」又聽得一人的呼喊，王府門前亂作了一團。

在這電光石火間，有兵器刺破皮肉的聲音傳出，緊接著就是一股子血腥味蔓延開來。

「保護王爺、王妃！」

先前來觀禮的達官貴人們，或是拿著東西的下人隨從們，無不是四下躲藏，抱頭鼠竄，驚呼聲、逃命聲不絕於耳。

顧綿面色冰冷，一手握在腰間軟劍的劍柄上，從紛雜的聲音裡分辨出可能的危險。只是刺客像是衝她而來的，感覺刀光劍影越來越近，顧綿在其中閃轉騰挪，終是受不了了，藉著旁邊一個寶藍衣服侍衛的遮擋，軟劍迅速出手，取一人性命，又迅即地收進重重疊疊的嫁衣之中。

她動作極快，常人幾乎注意不到，只是那寶藍衣服的侍衛並不是等閒之輩，待人重新站好，他眸光微深，看了那穩穩立著的新王妃一眼。

新王妃的嫁衣乃是禮部督製，上好的綢緞描金秀銀，每一針都價格不菲，只是遇到刺客，再好的嫁衣也該一片狼藉，偏偏他們王妃這一身，好似一點血汙都沒有沾染，反而比方才瞧著時更豔了。

「王爺，這……」見打完了，執禮公公才知道從什麼地方滾了出來，趴到英王跟前。

臉色蒼白的英王得由兩個侍衛扶著才能勉強站住，聞言朝寶藍衣服的看了一眼。

顧綿只聽得那侍衛道「繼續」，接著便是執禮公公顫抖著一聲高唱——

「入、入府——」

顧綿是跨過刺客的屍首進英王府的，以前在青州的時候，張嬪嬪給她講過好多事，從女子禮儀講到京城風物，山川河流到首飾衣裳，唯獨沒說過，大婚當日還能遇刺。

顧綿想想，覺得自己來京城的日子甚為可笑。

起先是因為抓了個小偷，被傳成蠻橫粗暴的「惡女」；後來是和英王訂親，成了顧錦口中的「準寡婦」。再後來，她大婚的日子，一個女子一生裡為數不多的最為重要的日子，竟是遇見了刺客，不知出了多少人命。

好像沒一件事是值得高興的。

而且，她已經這麼慘了，現在還餓得前胸貼後背，連個來送飯的都沒有。

那個柔弱的英王也不知道怎麼樣了，顧綿想，他應該不會新婚之夜喝酒就喝死了

吧？

她又想，倘若那英王來了，自己該如何自處？到底是不能由著他的，假如他要強來，也只好委屈委屈他，保自己一個周全了。

顧綿靠著胡思亂想沖淡自己的饑餓感，然後就聽著「嘎吱」一聲，有人從外邊把門推開了。

她一下緊張了起來，腦袋裡開始翻來覆去地想著，等王爺走過來後怎麼能一招把他制住還不傷了他的身體。

結果那個人根本沒有走過來，就站在門口開了口，而且還是個女人，「王爺那來了消息，說已經歇下了，王妃自行休息吧。」

顧綿腦中演練了半天的把式戛然而止，她反應了一下，然後一把扯下了頭上的紅蓋頭，問：「歇下了是什麼意思？」

來人是個四十來歲的嬤嬤，不知是不是白天迎她的那個，但穿著打扮瞧著也是王府裡有頭臉的下人，臉上的輕蔑卻跟個得勢的主子似的。

她聽見顧綿問話，登時翻了個白眼，「還能有什麼意思？王妃初來興許不知道，咱們王爺身體不好，這會已經歇下了，著人來通知一聲，王妃看著辦就是了。」

顧綿上下打量了那婆子一眼，「你們王府的下人就是這麼跟王妃說話的？」

那婆子大概沒想到瞧著文文弱弱的顧綿竟會說出這種話，眼睛瞪得好大，「王妃才來，府裡就出了刺客，有這一遭，王妃日後還是注意些吧，咱們府裡的下人認王爺是主子，倘若王爺出了事……」說到這，她一雙眼睛滴溜溜一轉，輕噴一聲，「少不得，王妃得有個剋夫的名聲不是？」說完這一堆七拐八拐的話，她也不告退，嗤笑一聲拔腿就走。

人都出去了，顧綿還能聽到她的聲音飄進來——

「新婚頭夜丈夫都不入房，囂張個什麼勁？以為自己嫁來就是什麼矜貴人呢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個什麼家世出身……」

「呸！」顧綿對著那仍開著的外房門啐了一口。

她還怕英王只是身子弱，不好應付，原來就是個不中用的，這樣正好！至於某些個有眼無珠的下人，她的征途可是外頭的星辰大海，這些狗仗人勢的根本不值得她費心思搞定。

英王再病，王府也是他的，她只要從英王那扒拉到銀子，到時候他人一走，她就帶著金銀財寶遠走高飛，哭得還不是這些眼高手低的下人？

與其跟這種人生氣，不如想辦法探探王府的後廚在哪，餵餵她饑腸轆轤的肚子。顧綿起身，把最外面罩著的寬袍大袖脫了扔床上，只穿著裡面正紅的窄袖，往門口走去，只是才走了兩步，她忽然又停了下來，門外還有人！

她能感覺得到，屋子外邊有個人小心翼翼地躲著，她還知道那人不會武功，因為他並不會隱藏自己的氣息。

既然不會武，那就好辦了，沒有性命之憂，不管這人是什麼身分，來這裡做什麼，總歸有各種辦法能處理。

顧綿腦海裡多了幾種設想，然後斂息凝神，踮著腳往門口靠過去。

王府裡到處都點著燈，窗戶上卻沒影子，那人應該是蹲著的，而能蹲在這裡不叫人發現，大概是王府的人。

那人估計和那個婆子是一個樣，看她是個沒人要的王妃，不知道打著什麼歪主意要來欺負她一下，可惜今非昔比，以前在顧家她要保命，得給秦氏和顧錦留個面子，可到了王府，除了王爺外就數她身分最高，她有什麼好怕的？

顧綿貓在窗邊靜靜聽外面的動靜，外頭的人興許是聽見屋裡沒聲了，果然行動了起來。

那人往門口去，顧綿也往門口去，她一手按在腰間軟劍的劍柄上，屏息立在門後，等著外面的人進來，倘若他要行凶，顧綿有十足的把握在他之前取了他性命；倘若他有別的意圖，軟劍出鞘，也剛好能架到他脖子上。

那人的腳步近了，不過他好像猶豫了一下，但片刻後一隻腳踏進了開著門的顧綿的屋子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顧綿居高臨下，話說出口時，劍也架在了那人的脖子上。

只是出乎她意料之外，來人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，「王妃饒命，奴婢是停雲軒的丫頭，王妃饒命啊！」

跪在地上的小丫頭被嚇得一下就哭出來了，聲音顫巍巍的，聽得出險些就嚇暈過去。

顧綿扯了扯嘴角，停雲軒的丫頭？這英王府的下人難道就沒個正常人嗎？

英王府書房，英王魏階已換下一身喜服，此刻披了一件鴉青色的大氅坐在案桌前，看著桌上關於他的新王妃顧氏的詳細介紹。

敲門聲有節奏地響了四下，魏階抬頭，道了一聲，「進來。」

秋天的夜裡已有了幾分寒涼之意，開門刮進來一絲涼風，讓他忍不住咳嗽了兩聲。

「王爺……」

魏階抬手道：「我沒事。」

來人是他的近衛褚楓，看見他的樣子，擔憂地皺了眉。

「怎麼現在就回來了？」

褚楓自然知道王爺的脾氣，聞言便先收起了自己的擔憂，恭敬稟報道：「王妃聽了王爺不過去的消息，沒問什麼。錢嬤嬤說話不好聽，王妃也沒慣著她，不過倒也沒罰。」

魏階扶額道：「說重點。」

「是。」褚楓一凜，「錢嬤嬤走後，王妃制住了一個在門外徘徊的丫鬟，然後把那個丫頭派去廚房，端了好多吃的去了停雲軒。」

魏階覺得褚楓這個廢話很多的毛病估計是改不了了，不過他還是從一堆廢話裡聽出了重點，「制住？」

「那丫頭在王妃屋子外徘徊很久，興許被以為是什麼壞人了，王妃一劍架在她脖子上，那小丫頭就嚇哭了。」

「大費周章，然後就把人派去了廚房？」

「屬下離得遠，沒聽到王妃和她說了什麼，只見她後來不哭了，往廚房去了一趟，拿了不少吃的回停雲軒。」褚楓小心抬頭，看看自家王爺的表情，然後鼓起勇氣補充道：「王妃應是自晨起就沒再吃過東西，興許是餓了。」

魏階盯著面前案桌上的幾頁紙，微微皺眉，這位顧大小姐，好像和他想的有那麼一點不太一樣。

「王爺？」

「明天再去盯著她吧，今天晚上出了這麼大的事，她這會沒有反應，明天也該有反應了。」

「那白天刺客的事……」

「我會暗中派人查清的，你最近先盯著她。」

「屬下遵命。」褚楓行禮，準備告退。

「等一下。」魏階忽然又叫住了他。

褚楓不解，抬頭看見魏階那張人後一向冷漠的臉，竟然出現了一種難以言喻的表情。

「第三頁上面這些資訊都是誰查的？」

雖然不太理解王爺為什麼突然問這個，但褚楓想了想，還是盡職盡責地回答，「第三頁是王妃平素的喜好，應該是全福去打聽的，王爺看著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魏階輕咳了一聲，可聲音還是有著明顯的不自然，「沒有，你下去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書房的門重新關上了，魏階抬手揉了揉眉心。

他面前這張記錄著「王妃的喜好」的紙上，工工整整地寫著——

王妃喜清淺之色，成衣常用如下之尺寸……其中又肩寬……胸圍……腰部所用尺寸依形制不同略有差別，其中……

全福這小子辦事還真是……

停雲軒裡，顧綿吃飽喝足，滿意地放下了碗筷，向後一倒，仰靠在椅背上。

「妳剛說妳叫什麼來著？」

剛那個險些被嚇哭了的丫頭一直在旁邊站著，這會聽見王妃問話，連忙答道：「奴婢玉竹，是兩個月前王管家採買時入府的，昨日嬪嬪說，日後讓奴婢來停雲軒侍奉。」

顧綿點點頭，這丫頭雖然膽子不大，但是從回話來看，是個心細的。

於是她又道：「剛才妳說有話要來稟報我，現在說吧。」

玉竹小心翼翼地抬起頭看了顧綿一眼，還沒說話，又撲通一聲跪了下去。

方才王妃一劍架在她脖子上，早將她嚇破了膽，自然有什麼就要往外說什麼，可王妃卻又忽然伏在她耳邊，說什麼外面有人，讓她等會說。

那時她大腦一片空白，王妃說什麼她就做什麼，這會聽見王妃又問，方才反應過來。

王妃雖初來乍到，卻比她還要小心謹慎得多，此時屋子門窗都關了，大抵外面也沒那所謂的人了，是以王妃才讓她說出來。

玉竹不由得更佩服這位才見了一面的王妃，「奴婢確有要事要稟報，只是沒有證據。」

「妳怎麼又跪下了？」凳子上坐著怪硬的，顧綿起了身，走到床前坐了上去，「起來說話，妳跪著我瞧著煩。」

玉竹連忙站起來，「王妃息怒。」

「我沒生氣，說吧，什麼事？怎麼還有什麼證據不證據的？」

玉竹要說的這件事，說大也不是什麼大事，說小，卻也不是小事。

原來是玉竹剛來停雲軒，路還不太熟悉，夜裡去茅房，回來就迷了路，繞了個遠路，卻不想，這一繞竟是聽見了些不該聽的東西。

停雲軒管事的嬤嬤姓錢，這錢嬤嬤在王府有些年頭了，停雲軒的幾個婆子都與她有交情，昨日，也就是顧綿出嫁的前一天夜裡，這些婆子就聚在一起，一邊吃酒，一邊商議了一件事。

這件事呢，便是等顧綿進了府，如何將她的嫁妝裡值錢的東西偷梁換柱，拿出去賣了，又如何能瞞著顧綿，弄到些田契、房契等東西。

魏階自幼體弱多病，王府又沒了主事的大人，因此這些下人在王府裡越發目中無人。

玉竹雖只來了兩個月，可已知道有不少人都將公中的東西拿出去變賣，更不要說，玉竹接觸不到的那些暗地裡的買賣了，而這次，這些人把主意打到了顧綿身上。

「那錢嬤嬤因與王管家有些親緣關係，平日在府裡就甚是囂張，奴婢不敢驚動她，只想著等王妃進了府，好提前來告訴王妃，請王妃早做準備，可莫要被那些人占了便宜。」

玉竹倒是真心為這新進府的王妃擔憂，她自小家裡就窮，被賣給人牙子以後，什麼樣的人沒見過？雖然外面的人說王妃年齡已大，可到底是個十幾歲的姑娘，又聽聞是大戶人家的小姐，倘若平日養在深閨，如何能是那些嬤嬤的對手？

她只盼著自己早將這消息告訴王妃，王妃早將嫁妝都鎖起來，那些人偷不到，說不定就不打這個主意了。

只她沒想到，顧綿聽了這件事，面上卻是一點波瀾都沒有，而是問：「妳說的那個錢嬤嬤長得什麼樣，可有什麼特徵？」

「回王妃的話，錢嬤嬤身材中等，約略有四十多歲。要說特徵……」玉竹想了想，想起一個獨特的來，「錢嬤嬤總戴著一支雕著花樣的銀簪子，那是以前王管家賞的，她常與別人說這事。」

「還真是她啊。」顧綿笑了出來，這戴著銀簪子的，可不就是剛才那個眼睛要長到天上的婆子嗎？怪不得這婆子敢給她擺臉色，原來在她來之前，人家才是停雲軒的主子啊！

「妳有聽到她們打算什麼時候行動嗎？」顧綿又問。

說了這麼多話，玉竹此時也明白了，新王妃壓根不是她所想的閨閣小姐，反而是個有自己主意的，於是她稍微放下了一點擔心，顧綿問什麼就答什麼。

「奴婢沒聽到她們說時日，只是她們都計畫好了，恐怕就在這幾日吧。這幾日府裡因籌備婚事，人人都在忙，奴婢想，若要渾水摸魚，這會應是最好的時機。」

「看不出來妳年紀不大，倒還挺聰明的。」顧綿起身，走到妝鏡前，開始將自己頭上插的那些金釵步搖一樣一樣取下來。

「王妃厚愛，奴婢惶恐。」這玉竹倒是真的膽小。

顧綿瞧著銅鏡中，自己那張被畫得白了許多的臉，勾起嘴角，道：「既然她們沒定時辰，那咱們就幫她們定一下。」

玉竹從沒想到，自己有天還能做這引魚上鉤的驚險事，她依著顧綿的吩咐，將放在停雲軒小庫房裡的嫁妝佈置好之後，已經是後半夜了。

整個王府裡一片安靜，只有停雲軒院牆外，偶爾傳來侍衛巡邏的聲音。

顧綿卻還沒睡，一直在屋裡等著她。

「都佈置好了？」看見人回來了，顧綿打了個哈欠問道。

「都依著王妃的意思佈置好了，只是……這樣真的能抓住錢嬪嬪嗎？」

顧綿笑了一下，「抓不抓得住，明日看看不就知道了？我睜了，今日先睡了。聽聞你們王府裡也沒什麼長輩，明日就等錢嬪嬪來了再叫我起來吧。」

按理說，第二日一早她該去給魏階的父母敬茶，可魏階父母亡故，而且新婚當日他自己都不遵守規矩，那也別怪她顧綿早上不起了。

玉竹這會對王妃已是一等一的佩服了，顧綿怎麼說她就怎麼做，看見顧綿躺下睡了，她將屋裡的燈吹了，只留了兩根龍鳳燭，便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。

第二章 發落錢嬪嬪

英王府雖然只有體弱多病的英王這一個主子，可大戶人家該有的規矩也都是要做的。

按理說，顧綿嫁過來，上頭沒有婆母，該是她主持中饋，可畢竟她是新婦，才到一日，一應牌子物件還來不及交接，故而第二日還是由管家王平晨起點卯，吩咐眾人做事。

辰時將過，王府裡的下人已是各司其職，出入灑掃，來往頻繁。

書房那頭，魏階也起了，由全福侍奉著穿衣梳洗，唯有停雲軒裡，除了院裡的丫鬟婆子，屋裡那位是一點動靜都沒有。

等到巳正都過了，太陽高起，顧綿才被屋外錢嬪嬪貶她的話吵醒。

「從來沒聽說哪家的新婦是這個樣，妳們還不知道吧？昨天夜裡，王爺根本就沒來！想來啊，是看不上她。」

「王爺當真沒過來？」

「廢話，書房那頭早膳都傳過了，總不能王爺有分身之術吧？」

幹完了早晨活的一些婆子丫鬟都聚在了一起，這會是偷閒說話的時候，錢嬪嬪自然也在其中。

只是這回，她故事才講到一半就被一道清冷的女聲給打破了，「嬪嬪閒得這麼厲

害，不如去把庫房打掃打掃。昨日出了點事，看看我那些東西都髒了沒有。」眾人循著聲音看過去，只見新王妃鬆鬆綰了頭髮，著了一身絲綢睡衣站在正屋門前，明人是慵懶的，可就是叫人覺得有股威壓，再想說什麼也發不出聲音。錢嬤嬤討了個沒趣，撇了下嘴，可她眼睛又一轉，再抬頭時已是一臉恭敬，「老奴這就領著人去給王妃打掃乾淨。」

顧綿又看了那些人一眼，這才扭身回屋，只讓玉竹進去伺候。

大魚已經上鉤了，現在就等東風什麼時候來了，她這一把火過去，烤魚乾就能上桌了。

玉竹將最後一支簪子插在顧綿頭上的時候，屏風外邊響起了錢嬤嬤的聲音，「啟稟王妃，小庫房裡的東西都打掃乾淨了，王妃要不要這會去看看？」

「不用了，嬤嬤是府裡的老人，辦事我自是放心的。」她起身，扶著玉竹的手走了出去。

外間除了錢嬤嬤還站了幾個婆子，應該都是方才去打掃的，這會一起來，無非就是等著打賞的。

顧綿看了玉竹一眼，玉竹會意，自桌上擺著的一個小木匣子裡拿出了幾片金葉子。她也沒說什麼話，就走過去，將那些金葉子一人一片，發到幾個婆子手裡。

錢嬤嬤起先看見玉竹才一天就得了王妃信任，心裡還有些不平衡，不過這會手裡捧著金葉子，登時又將那些怒氣忘在了九霄雲外。

這新王妃聽說是個破落的，沒想到出手這麼大方，如今入了王府，王爺又不來停雲軒，豈不是待宰的羔羊？

顧綿坐在上首，將一眾人等的反應收入眼中，末了，她盯著錢嬤嬤手上的鐲子看了半晌，微勾起嘴角。

已時二刻，停雲軒裡終於傳了早膳，然而幾樣小菜並一碗羹湯剛擺上了桌子，主屋裡就「匡啷」一聲，傳出瓷碗破碎的聲音。

院裡或坐或立的婆子丫頭都嚇了一跳，紛紛踮著腳往屋裡瞧。

錢嬤嬤是停雲軒的管事嬤嬤，聞聲自然最是著急，連忙起身就往裡頭跑去，還沒進屋，就聽見了顧綿的聲音。

「妳們往日就是這麼侍奉王爺的？碗筷擺不好不說，怎麼，才來了我停雲軒，就要順幾件東西走不成？」

聞言，錢嬤嬤心頭一凜，拽了拽袖子，這才走進去，一進去，便見地上飛濺的碎瓷片，屋內幾個侍奉丫頭跪了一地，個個嚇得話都不敢說。

顧綿再不受寵，那也是王妃，錢嬤嬤進來前縱有再多不屑，看到這場面也軟了一些。

「王妃這是怎麼了，可是早膳不合口味？」

顧綿心裡冷笑，果然是個欺軟怕硬的，昨天夜裡那麼囂張，今日看她生氣了，還不是想著息事寧人？只不過，她可不想息事寧人。

「嬤嬤說笑了，我是個初來乍到的，縱使不合口味，少不得一一改了，可是嬤嬤給評評理，這才一天，我嫁妝裡的東西竟然就丢了，少不得，就是這幾個傳膳的

丫頭搞得鬼！」

錢嬤嬤一聽顧綿說起嫁妝來，本能地就是一抖，可她也算見過世面的，不會一下讓個還不到二十的姑娘嚇住。

她穩穩心神道：「王妃這是什麼話，咱們王府的下人一向管得嚴格，這東西丟了，少不得要找一找，若要說人偷了，也得有證據才行。」

「找？」顧綿一手拍在桌子上，「好啊，找，這就給我找！我那嫁妝裡有一對玉鐲子、一對金耳環，還有個銀做的香囊，我原想今日戴的，剛讓玉竹去看過，竟是全沒了！」她站起身，言辭更狠厲了些，「嬤嬤既說能找到，那就現在去找！」她都這麼說了，下面的人哪有敢在這關頭上公然抗命的？

昨日是夜裡，又知道王爺不會來，錢嬤嬤自然囂張，可如今是白天，往來有王爺的侍衛，倘若鬧大了，王妃不會怎麼樣，但她會吃不了兜著走。

混跡後宅這麼久，錢嬤嬤哪能不知道這個道理？

她一面催著那些丫頭都去找，一面又偷偷看了顧綿一眼，心道：「如今且讓她逞逞威風，等晚上，王爺十有八九也不會來，到時候還不是由著她們拿捏？」

一時間停雲軒裡一片混亂，丫鬟婆子都先放下了手裡的活，開始給王妃找嫁妝。顧綿讓玉竹搬了張椅子，就坐在院子當中，看著一院子的人忙忙碌碌。

不過片刻功夫，外院的人果然就被驚動了。

最先來的是管家王平，顧綿不認得他，可玉竹認識。

顧綿一聽這人是王管家，想到他和錢嬤嬤似乎是親戚，便按兵不動，只說自己嫁妝丟了，要王平帶來的人也一起找。

又這麼亂七八糟地翻找了一小會，王平臉色都不好看了，剛要說什麼，外頭又來人了。

是個小廝，著急忙慌地進來，跟王平說褚侍衛來了。

顧綿一聽便知，這大概就是昨日迎親時跟在王爺身邊的那個姓褚的了，「東風」到了，是時候點火了。

顧綿起身，瞧著褚楓走進來了，還不待王平開口，便立馬冷聲道：「這天底下還有沒有王法了？下人偷盜，竟是偷到本王妃的嫁妝上，原來這王府的規矩就是這麼立的嗎？」

褚楓一早就看到停雲軒裡亂了起來，只是他怕貿然行事有所不妥，特意回去請示了魏階，可他沒想到，自己這剛一進來，迎面就是王妃的一陣厲聲責問。

褚楓跟在魏階身邊，後宅的事雖然見過一點，可這種陣仗他又哪經歷過？一時間人都被問愣了。

顧綿卻不給他時間反應，更不給王平解釋的機會，搶白道：「停雲軒裡出了賊，這麼大陣仗還沒找出來，這麼多人、這麼多雙眼睛，竟是不如我一個！想來你們是看不起我這兵部尚書府的出身，故意作踐於我！今日能丟了嫁妝，明日會不會在這王府裡丟了命都未可知！」說著說著，眼淚竟是流了出來。

褚楓看得目瞪口呆，他記得昨天王妃還挺冷靜啊，昨天出手殺了一個刺客的是她吧？

「王妃是丢了什麼東西？」褚楓果然被顧綿的思路牽著走了。

顧綿要的就是這個先聲奪人的效果，她抬手拭淚，身旁的玉竹會意，便垂著頭稟報——

「王妃丟了一對玉鐲子、一對金耳環，還丟了一只銀香囊，都是從尚書府帶來的。」

「怎麼丟了這麼多東西？」褚楓更摸不著頭腦了。

這會，他已經完全忘了過來前魏階和他說過的話，整個人都被顧綿牽著跑了。

他也如顧綿所料的那般，成功地將這個問題拋給了王平，「怎麼回事啊？」

王平也是剛來不久，他哪知道？可他比褚楓有經驗，他聽到了顧綿剛才話裡的關鍵字，「王妃方才說『這麼多眼睛不如王妃一個人』，可是王妃發現了什麼？」

早猜到王平會把問題拋出來，如此，顧綿便如他所想，處在一個弱者的角度把自己所見說出來，再借別人的手達成她的目的。

她心裡一片清明，面上卻仍拿著帕子拭淚，「別的我不知道，單只剛才，我分明看見錢嬪嬪手上就戴著我的鐲子。」

王平登時就皺了眉頭，「王妃可看清了？」

顧綿冷哼一聲，「看沒看清，把她叫過來瞧瞧不就是了？褚侍衛，難不成王爺若丢了東西，也是這般一問再問的？」

褚楓尷尬地笑了笑，「王妃息怒，自然是要叫過來問問的。」

不消片刻，方才分散出去找東西的丫鬟婆子又都回到院子中間，三三兩兩地站了一地。

正屋門前的空地上，顧綿坐在椅子上，左邊是王管家，右邊是褚楓，這場面有些駭人。

顧綿冷眼掃了底下站著的那些人一遍，而後看向王平，「王管家，我是初來乍到，不太清楚府裡平日規矩，這若要問話，應該怎麼問？」

王平臉色非常不好看，只是褚楓在這，他也不能頂撞王妃，便硬著頭皮往前了一步，「錢嬪嬪，妳先出來。」

錢嬪嬪偷偷看了王平一眼，心想著自家的親戚總不會坑她，於是便走了出來。

王平便道：「方才王妃瞧見妳手上有個玉鐲子，從何處來？亮出來給大家瞧瞧。」

錢嬪嬪上前行了禮，將袖子捋起來，露出一只色澤瑩潤的碧玉鐲子來，「回王妃的話，奴婢這只鐲子是前幾日托二門上的小廝在雜貨鋪子買的，顏色雖好看，可其實是個假貨，斷不能與王妃的真鐲子相比的。」

王平聞言，便轉向顧綿，躬身道：「王妃，這錢嬪嬪的鐲子既是買來的假貨，想來應該就不是王妃那一只了吧？」

顧綿的眼神自王平身上掃過，又看向錢嬪嬪，「假貨？褚侍衛，不知在王府裡，下人們若是說假話，欺瞞了主子，是個什麼懲罰？」

「回稟王妃，這……倘若確是說了謊，該掌嘴。」

他話音方落，坐在椅子上的顧綿便像換了個人似的，冰涼的聲音在院子裡散開，「玉竹，掌嘴。」

玉竹就是個小丫鬟，哪裡打過人呢？可她知道，這會斷不能給王妃丟了氣勢，遂

硬著頭皮走上前，就要打錢嬪嬪巴掌。

錢嬪嬪哪想得到顧綿竟是這般處事，連忙跪下爭辯，「王妃沒有證據，怎能污衊老奴說謊？王妃雖是主子，可行事也該按章法來！」

「你還知道我是主子啊。」顧綿輕蔑地笑了一聲，「嬪嬪怕是不知道吧，兵部尚書府給我陪嫁的首飾，都是專找了工匠訂做的，每一個上面都刻了一行小字『顧府督造』，嬪嬪既然沒說謊，不如把鐲子摘下來，褚侍衛公正，讓他看看這『假貨』上有字沒有，如何？」

錢嬪嬪登時臉色大變，不只是她，院中站著的其餘丫頭婆子，也有好幾個將頭垂得更低。

「嬪嬪還不動，是想讓我幫你嗎？」

話已至此，顧綿顯然是胸有成竹，王平再傻也看出來了，錢嬪嬪恐怕一早就著了這個新王妃的道了。

錢嬪嬪還想求助於他，可王平反而主動上前，一下子就把她手上的鐲子褪了下來。人貴在看清形勢，王平清楚得很，仇可以以後報，但現在當著褚楓的面，他不能得罪王妃。

錢嬪嬪嘴裡不住地叫嚷自己無辜，只是壓根沒有人敢幫她。

褚楓從王平手中接過那只鐲子，也果然在玉鐲內側看見了一行不起眼的小字。

「此鐲上確實刻著顧府督造，應是王妃之物。」

顧綿從褚楓手中接過鐲子來，勾起了嘴角，道：「錢嬪嬪，你藉著整理小庫房之機偷盜主家財物，你還有什麼可辯解的？」

證據確鑿，錢嬪嬪哪還能辯解啊，她這會跪在地上砰砰砰地磕頭，「都是老奴財迷心竅，幹下了不可饒恕之事，還望王妃看在老奴辛勤伺候的分上，饒過老奴這一次吧。」

她哭得賣力，後面站著的那些丫鬟婆子看得越發心驚。

昨日新婚之夜，王爺不來停雲軒，王妃受了這麼大的折辱，眾人以為這位新王妃要以淚洗面，情思鬱結，誰想得到，她竟是一出手就要把人懲治到死呢。

顧綿抬手將玉鐲交到玉竹子裡，懶懶地靠在椅子上，「行了，別磕了。」

聞言，錢嬪嬪一下抬起頭，以為這王妃終是心軟了，誰知顧綿下一句話就將她徹底打回冰窖裡。

「褚侍衛，我不知道王爺平日如何處置這種事，可既然停雲軒給我住，少不得應該聽我發落，你說是吧？」

經歷這麼一場，褚楓還沒回過勁呢，哪敢說不是？

顧綿便接著道：「偷盜東西還撒了謊，這氣我可忍不了。我想著，或是發賣出去，或是直接賞板子打沒了，這懲罰，應該還算公允吧？」

褚楓抿了下嘴，「停雲軒的事，自然聽王妃處置。」

「可我這沒有稱意的人手，褚侍衛你看……」

褚楓覺得自己有點頭大，王妃這分明是借著他的手除去錢嬪嬪呢。到時候怎麼說都是王爺的人把錢嬪嬪帶走的，誰還能追究到王妃身上？

可他這會實在是騎虎難下，畢竟他不過是一個侍衛，難道能公然不聽王妃的話？

「那、那就……來人。」

眼看著自己要被帶走了，錢嬪嬪也豁出去了，對著顧綿竟是叫了起來，「你們不能帶我走！不能帶我走！王管家、王……」

她後面的話再說不出了，因為王平反應很快，連忙拿了塊布子堵了她的嘴。

錢嬪嬪瞪著眼、蹬著腿，不一會兒就被褚楓帶來的兩個侍衛給帶下去了。

停雲軒重新恢復了安靜，只是下頭站著的婆子丫鬟遠不如先前那麼淡定，心中都想著，錢嬪嬪可是管事嬪嬪，說帶走就帶走了，那她們這些人……

「我剛來王府，也不愛折騰，倘若有拿了我東西的，又或是停雲軒裡別的東西的，如今自己乖乖交出來，我就放過這一次，不再追究了。」

顧綿話音一落，玉竹便從屋裡搬出一個木盒子，放到院子當中。

「不過，倘若讓我發現再有下次，就別怪我不客氣了！」

站著的那些下人紛紛看向前面的盒子，也有互相看的，都不知道該不該行動。

王平見狀，輕咳了一聲，「王妃仁愛，不追究你們，還不快趕緊自己交了？」

王妃仁愛……褚楓聽見這話，感覺自己頭皮發麻。

不過下面站著那些人，倒是真聽了王平的話，一個個上前，不多時，那個小盒子竟快放滿了，那幾個先前打掃庫房的婆子，甚至被唬得連顧綿賞的金葉子都還了回來。

顧綿滿意地看看自己折騰一上午的戰果，終於露出一個「和善」的微笑來，「褚侍衛，王管家，我初到府中，處事不如二位周全，日後還要多指點指點我才好。」指點？褚楓聞言，只感覺背後有一道涼氣。

他連忙行禮道：「不敢不敢，王妃言重了。」話說完了，他忽然想起自己要回去給王爺覆命，不知怎的，背後那道涼氣好像更重了……

深秋天氣，魏階的書房裡卻已擺上了一小盆爐火。

褚楓回來時，他面前擺了棋盤，正在與自己對弈。

「回來了？」魏階放下一枚棋子，抬頭看向褚楓。

「屬下無能。」

魏階一聽，來了興致，「怎麼這麼說？那顧氏不是要找丟了的嫁妝嗎？」

褚楓垂著頭，在心裡重重地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王爺命屬下不要捲入其中，只帶著人靜看就好，可屬下……」

「這不怪你，她若是聰明，自會想到要借你之手。」

「王爺早就想到了？」褚楓驚訝地抬起頭。

「她不發作昨夜本王未到停雲軒的事，卻要查偷盜的事，這本就奇怪。」

「王妃手段俐落，氣勢十足，停雲軒那個錢嬪嬪，王妃讓屬下的人帶走了。」

「她說怎麼處理？」

「王妃說發賣了，又或是打沒了。」

「按她說的做。」

「王爺不攔著嗎？」褚楓突然想不明白這前因後果了。

「本王為什麼要攏著？」

褚楓皺眉道：「錢嬪嬪與王管家有些親緣關係，王管家又是皇后娘娘的人……」

「那不是正好？」

「正好？王爺的意思是……借王妃的手，除掉皇后娘娘的人？」

魏階起身，走到案桌前，給自己倒了杯茶，茶香氤氳，讓人的心也跟著平靜下來。褚楓卻越發不解，「可王妃是顧家的人，顧家又與皇后娘娘的母家是姻親，王妃怎麼會除掉皇后娘娘的人呢？」

魏階放下茶盞，平和的聲音聽不出先前的虛弱，「怪就怪在這。她既是顧家派來的，卻處處都與皇后安插在這裡的人作對，你難道不想看看，她到底想做什麼嗎？」

「可這樣，王爺會不會有危險？」

「未知才會帶來危險，她已經走出了第一步，本王現在倒是好奇，她把自己擺在了皇后的對立面上，第二步要怎麼走？」

「下一步？」停雲軒裡，顧綿往軟榻上一靠，隨手抓了把瓜子，熟練地嗑著。

「出門辦事，銀錢是根本。妳說我下一步會怎麼辦？」

玉竹今日眼見王妃懲罰停雲軒的下人，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她從沒見過這樣膽大心細的姑娘，敢設下圈套只等著人上鉤，她如今，又哪敢猜顧綿所想呢？

「奴婢愚鈍，不知王妃有何妙計？」

「我能有什麼妙計？不過是仗著自己身手好，做點旁人做不了的事罷了。」

「王妃想做什麼？不知奴婢能不能幫上忙……」

「當然能了。」顧綿把瓜子扔下，起身走到玉竹身邊，「我剛來你們王府，顧家也沒給我派個人，也就只能指望妳了，妳給我講講王府裡的事唄。」

「不知王妃想知道什麼事情？」

「外頭都說英王自幼體弱多病，又雙親亡故，這些年，王府的基業可還在？」

玉竹蹙眉道：「王府的銀錢都是從王管家那過，奴婢身分低微，哪能知道這些。」

顧綿想想也是，她光想著從王府撈錢，卻沒想到管家權不在自己手裡，她哪能撈。於是她又換了個問題，「那你們王爺這病嚴重不嚴重？平日可都吃藥？」

這個問題玉竹倒是知道，「王爺平日由褚侍衛和全福侍奉，每日都要吃藥進補，都是由全福親自煎藥拿到書房那邊的。」

顧綿點點頭，看來這好湯好藥的吊著，估摸再活個十天半月肯定沒問題，這十天半月也差不多夠她摸清楚了。

「我聽聞大戶人家通常都有個公中的庫房，咱們停雲軒的小庫房我看過了，這公中的庫房妳可知道在哪？」

「王妃說的是藏寶閣吧？藏寶閣在王府的東北，平日王爺得的賞賜，其他貴人送

的禮物都放在那。」

「藏寶閣……」顧綿計上心來。

這銀錢她一時半會的搞不到手，可擺在那的東西卻可以早早查點清楚，到時候如果英王撐不住了，這些東西可都是她的，誰都別想搶走！

這麼想著，顧綿用過午膳後便拉著玉竹一起去藏寶閣了。

英王府占地並不小，乃是魏階的父親在世時由聖上親賜的宅邸。

顧綿跟著玉竹出了停雲軒，過了花園，一路往東頭走，一路上可見栽種的不少冬青，到處一片綠色，再走出老遠，愣是沒看到其他鮮豔顏色。

「你們王府裡不種花嗎？」顧綿終於找到自己覺得這個院子冷清的原因了，全是樹和草，不是綠的就是黃的，要不就是禿的，能不冷清嗎？

玉竹想了想，答道：「這個奴婢也不知道，奴婢自來了，王府就是這樣，夏天的時候也沒見什麼花。」

顧綿嘴角抽了抽，這英王什麼審美啊，好好的花園連個花都不種，哪能叫花園啊？

「這道門進去就是王爺的書房，王爺平日只住在這個院子裡，後頭那個帶飛簷的小樓就是藏寶閣了。」玉竹介紹道。

顧綿順著她所指方向看去，果見這條路前面不遠就是一道月洞門，想來門後的院子就是魏階住的，而後面果真也能瞧到飛簷四立，這藏寶閣倒是建得不錯。

「走，咱們去那頭看看。」顧綿瞧著方位，大抵藏寶閣可以直接繞過去，便拉著玉竹想往那邊再看看。

誰知玉竹這會卻是猶豫了一下。

「怎麼了？」顧綿見她不走，便問道。

玉竹四下看看，這邊站著的幾個丫鬟都各幹各的，並無人敢上前，這才壓低聲音，小聲道：「奴婢有一事，雖有些僭越卻想提醒王妃。」

顧綿擺手道：「我規矩沒那麼嚴，你想要說什麼直說便是，我初來乍到的，知道越多自然越好。」

「昨夜本是新婚之夜，王爺卻沒來停雲軒，如今既到了這，王妃不進去問問嗎？」新婚之夜丈夫不入房，對新婦而言，本身就是莫大的侮辱，這事放在哪個姑娘身上，那都是忍無可忍的，可王妃昨夜命她特意將鑷子、耳墜佈置在外面，今日又故意派錢嬪嬪去庫房引她出手，從頭到尾，好似王爺自行休息的事不曾發生過一般。

玉竹只擔心，倘若這事傳出一點風聲，旁人還不知要怎麼嘲笑王妃呢。

顧綿聞言，望向那個月洞門，看了良久，輕勾一下嘴角，「去觸那楣頭做什麼呢？他既不想見我，我又何苦求他？他若是要臉面，就斷不會讓人把這事傳出去，我又管他做什麼？」

她心裡真的一點都不氣嗎？

那自然是不可能的，哪個姑娘在新婚之日遇刺後，不想得到丈夫的溫柔安慰呢？

她也想衝進去問問那位英王，賜婚的是聖上，讓她出嫁的是顧文業，他又為什麼要把氣撒到她身上？

可有用嗎？木已成舟，她就算和魏階打起來，也改變不了她是英王妃的事實。與其浪費時間在這樣毫無回報的事上，還不如早早打探清楚那個藏寶閣，算算她的錢夠不夠過幾年捲鋪蓋逃跑以後雲遊四方。

顧綿臉上的落寞只有一瞬，繼而她又開心得笑了，往藏寶閣那邊走去。

藏寶閣算是王府重地，一般人自然是進不去的，顧綿雖是王妃，但她才嫁來一天，王爺沒發話，她自然也不能進去看。

不過她原本就沒打算白天進去。

她算好了路線，又從玉竹那問了不少王府守衛的事，大概推算了幾撥守衛的位置，晚上才是她大展身手的時候。

第三章 監守自盜的管家

停雲軒的新王妃一來就把管事的錢嬤嬤給打發走的事，一日之間就在王府傳遍了，私底下說什麼的都有，有說王妃手段厲害的，有說王妃看不清形勢的，只是他們在面上卻是恭恭敬敬，一點錯都不敢犯。

等入夜，停雲軒這邊更安靜了。

顧綿從帶來的衣服裡翻出她那身夜行衣，等玉竹睡了，才換上衣服，帶著她的軟劍，躡手躡腳地從停雲軒裡翻出來。

白天她還嫌棄王府不種花，可到了晚上，樹多的好處卻又凸顯出來了。

各式各樣的樹木剛好能讓她隱藏身形，不過一會，她就溜到了藏寶閣後面。

門自然是鎖著的，可窗戶卻不是。

顧綿白天特意認真觀察過，二樓窗戶上掛著的是明鎖，這種鎖，她碰巧會開。快十年的功夫可不是白學的，顧綿從藏寶閣二樓的窗戶輕巧地翻進去，連落地都沒發出什麼聲音來。

這裡黑漆漆的，藉著外面燈籠的光，隱約能看到放置的寶物的輪廓，看著還真是不少。

顧綿心裡大喜，想著這次先踩踩點，等下次再細細地數，便踮著腳，粗略地繞著二樓轉了一圈，準備沿著梯子下到一樓去再看看，只是她剛走到梯子附近，竟聽到極其細微的「嘎吱」一聲。

一樓竟然有人！而且那人似乎要上來了！

顧綿大駭，這深更半夜的，誰跟她一樣，黑燈瞎火來藏寶閣呢？難不成王府遭賊了？

她連忙後退幾步，看見旁邊有個小箱子，一個閃身就藏到了箱子後面。

那個「賊」果真上來了，他設備還挺齊全的，竟是從懷裡拿出一顆夜明珠，還挺熟門熟路的，就舉著夜明珠就往一個放置小件物品的架子走去。

顧綿從箱子後探出腦袋來，看見那人站在架子前，似乎是在找什麼東西。

她看那人好像要拿什麼東西，一時皺了眉，這裡的東西可都是魏階的，魏階要是真撐不住了，東西就是她的，這賊膽子也太大了，敢來偷她的東西！

這麼一想，她便覺得自己守衛這些寶貝義不容辭，刻不容緩。

反正她是王妃，就算被發現了，她也可以胡扯各種的理由搪塞，於是在那人似乎

要將一個盒子搬走之際，她突然抽出軟劍飛身而上。

那人哪想得到竟然還有別人在，憑著本能躲過一劍，看到對方也是一身黑衣，以為是另有賊人，連忙就想跳窗先溜。

可顧綿都現身了，哪會讓這人就這麼走了？她與那人過了兩招，眼見他又要抓住機會翻窗逃走，便一劍挑出，直接將那人蒙面的黑布挑了下來。

藉著放在架上的夜明珠發出的微弱光芒，顧綿震驚地看著那張白天才見過的臉，出手慢了一瞬，讓他跳窗跑了。

黑衣大盜竟然是王管家？這王府的下人，難道真的沒有正常人嗎？

只是還不待顧綿細細思考是哪出了問題，便已聽見外面響起王府侍衛的聲音。

好個王管家，給她來賊喊捉賊這一套！顧綿冷哼了一聲，立時收起軟劍，自後窗奪路而走。

才回停雲軒不久，顧綿就聽見外面傳來玉竹匆忙迎人的聲音。

王府遭賊可是大事，驚動了不少人，褚楓和王平正帶著人在各個院子排查，自然也就查到了顧綿這。

玉竹說王妃早已睡了，只是王平卻面露猶豫之色，直道恐怕賊藏在停雲軒，會威脅到王妃安全。

可玉竹一個小丫頭哪能攔住那兩位，不過幾句話的功夫，褚楓和王平領著的人便進了停雲軒的院子，挨個房間查看。

原本睡下的下人們也都驚醒了，紛紛立在廊下，不知這是什麼狀況。

王平面色凝重，連查了許多間屋子都沒有異樣，眼下就只剩王妃住的正屋了。

他此時早換好了衣服，略一思忖，只覺得方才那個黑衣人身形瘦削，倒也可能是個女子，便作勢要連正屋也查一查。

「王管家，王妃已睡下了，這般打擾，恐怕不好吧。」玉竹見他要上前，連忙攔著。

王管家畢竟是男子，深更半夜的，哪能隨意讓他進王妃的屋子？

只是王平心急，想要立時糾出那個黑衣人來，當下也顧不得許多，「王府夜裡遭了賊人，倘若賊人藏在王妃的屋子裡威脅王妃，你們擔得起責任嗎？」

玉竹還想再說什麼，王平卻一把將她拉到邊上，作勢就要推門進去。

就在這時，顧綿慵懶的聲音從裡面傳了出來，「什麼事啊，大半夜的，讓不讓人睡覺了？」

玉竹連忙回稟，「王管家和褚侍衛說王府裡有賊人，要查一查。」

「查就查唄，怎麼，我停雲軒還能藏賊不成？」說著，顧綿打開了門，已是穿好了一身家常的衣裳，因夜裡天氣涼，還特意披了一件薄披風。

不就是換衣服嗎？誰還不會了？

「王府夜入賊寇，驚擾王妃休息，是屬下辦事不力。」王平連忙行禮，又暗暗抬頭，打量顧綿可有什麼異常的地方。

顧綿冷眼看著他的樣子，哪能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的？她一下子讓開門，「不是要查嗎？玉竹，點燈，讓王管家和褚侍衛領著人好好查查，可千萬別查漏了。」

「王妃既無事，自然也就不用查了，屬下這就去下一處。」褚楓聽出顧綿話裡的怒意，想緩和一下。

誰知顧綿並不領情，「褚侍衛著急什麼？來都來了，就查清楚，不清不楚的，平白惹人懷疑不是？」她說這話時，眼神坦蕩地看著王平。

讓她這麼一說，褚楓也沒法推托了，只能和王平帶著人把主屋也查了一遍，確實沒有問題才又帶著一大幫人離開。

顧綿一直盯著王平的背影出了停雲軒的小院，這才扭身回了屋子。

玉竹跟進來侍奉她重新睡下，才要熄燈，顧綿卻又叫住了她。

「王妃還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妳們王爺平日在府裡管事嗎？」顧綿忽然沒頭沒尾地問道。

侍奉了一天，玉竹也算發現了新王妃的習慣，新王妃總愛問些沒來由的問題，只不過她是做丫頭，自然是人家問什麼就答什麼。

「王爺總在書房休養，倘若有什么要辦的，也是讓褚侍衛和全福來吩咐的。」

「這麼說，王管家在王府裡權力算大的？」

玉竹點點頭，「王府裡銀錢進帳、年節禮物、採買下人，差不多都是王管家負責的。」

「那咱們白天看的那個藏寶閣呢？」

「王管家好像也管著那裡吧，先前聖上給王爺賞過東西，就是王管家帶著人放到藏寶閣裡的。」

聞言，顧綿心想，照這麼說，王平對藏寶閣應該是相當熟悉了。

見顧綿又不說話了，玉竹便問道：「王妃還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了沒了，妳去休息吧。」顧綿擺手，打發她去睡了。

可她自己躺在床上卻沒什麼睡意，從王管家上樓後，可見他目的很明確，而他身著黑衣，顯然是背著魏階行事的，思及此，她心道：看來這英王爺也是外面光鮮，可府裡下人沒一個把他當回事。

書房那邊，魏階也醒了，褚楓回來時，正見他披著衣服坐在床上，拿著一本書看。

「抓到賊人了？」見褚楓回來了，魏階放下書問道。

褚楓垂首道：「沒有抓到人，但是查點了藏寶閣的東西，什麼都沒少，倒是多了一顆不大的夜明珠。」

「夜明珠？」魏階微微蹙眉，「在哪發現的？」

「就在王爺放著如意的盒子的旁邊。」

聞言，魏階的手指自新換的一床被單上撫過，臉色驟然變得冰冷，但不消片刻，他眼底又重新是一片清明。

「依你看，此事和昨日遇刺一事，可有關聯？」

「連著兩日對王府動手，會不會太著急了？」褚楓有些不確定地道。

魏階輕笑了一聲，「倘若不著急，又怎麼會讓顧家的女兒嫁來當王妃呢？」

「說起王妃……屬下有一事想要稟報王爺。」

「說。」

「王妃今日夜裡穿了一身夜行衣，從藏寶閣的二樓打開了窗鎖，翻了進去。」

魏階抬頭看向他，「夜明珠不是她放的？」

「王妃進入藏寶閣後，又有一人從一樓翻了進去，屬下原本打算看看此人要做什么，誰知王妃竟然出手了，那人在打鬥中慌忙逃竄，屬下怕王妃有事，就先去跟著王妃了。」

「這麼說，夜明珠是後來那個人留下的？」

「屬下猜測應該是這樣，而且屬下跟著王妃才走不久，就出了入賊的風聲，屬下猜，那人恐怕在府內有策應。」

「英王府暗樁密佈，也不算什麼祕密了。」魏階自嘲地笑了笑，「王妃到藏寶閣是要做什麼，知道嗎？」

「這個屬下不知，王妃好像也沒做什麼。」

「她倒是奇怪，做的每件事都不太符合她的身分。」

「這會不會是顧家的障眼法？」

魏階搖搖頭，「沒有必要。對付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王爺，不必用這麼拙劣的障眼法。你繼續盯著她，刺客的事已經有眉目了，今夜的事情我倒是有了個猜測，只待明天驗證一下。」

「王妃行事如此……王爺不做點什麼嗎？」褚楓覺得，由著這麼個人瞎折騰，不太像他們王爺的習慣啊。

外人覺得王爺病懨懨，可他最清楚不過，他們王爺心思深著呢，要不怎麼知道了那些暗樁還不除，還不是留著釣大魚？可王妃這兩天就鬧出這麼多事，王爺卻一點都不出手，也沒安排，還真是有點奇怪。

魏階卻是笑笑，「我昨夜那樣折辱於她，我還想等著看，看她要怎麼借題發揮呢，哪能現在動手？」

顧綿是顧家的人，顧家是皇后的人，他必要等到顧綿先出手，才能借此將事情引到顧家和皇后一黨身上。

顧綿這一夜睡得都不太踏實，她思來想去，最後還是決定幫這個柔弱的王爺一把。王平這次能進藏寶閣偷東西，下次一樣能，英王畢竟還沒死，由著他被手下的人這麼對待，她做不到。

雖然他們只是空有名分，可畢竟也是夫妻一場，英王沒得罪她，她自然也不會把顧文業和秦氏幹的事遷怒在魏階身上。

「玉竹，早點傳膳，順便從王府準備的那些衣服裡挑件最好的。」

「王妃今天有事嗎？」

顧綿對著銅鏡莞爾一笑，「我要去見見你們王爺。」

過了巳時，太陽已高起，又是個大晴天。

顧綿出嫁那日，天陰得像是等著一場多大的疾風驟雨似的，這兩天倒是晴空萬里

了。

玉竹果然如她吩咐挑了一件看起來就華美非常，很符合她王妃身分的衣服，穿金繡銀，遠非她在顧府所穿衣服能比的。

顧綿盛裝打扮，瞧著鏡中的自己竟是來了興致，臨走時，還在額頭上貼了一小片梅花樣子的花鉢。

玉竹只知道新王妃長相極美，卻不知稍加打扮竟是如此讓人移不開眼睛，她驚得連聲誇讚，「王妃這般，若是王爺見了，定是移不開眼睛。」

顧綿知她不過是小姑娘的心思，也沒戳穿，只笑了笑，便轉身走了出去。

這邊顧綿才從停雲軒出來，那邊褚楓已經先她一步回了書房。

魏階今日著了一身竹青色的長衫，聽他回稟，放下了茶盞，道：「她終於來了。」

「王爺作何打算？」

「新婚之夜的事情，論起來是我有錯在先，不過卻要看她怎麼處理。你不必驚慌，見機行事就好，這次機會能用就用，不能用也無妨。」

「屬下只是擔心王爺的安全……」褚楓知道他們王妃是有功夫的，他還從沒見過第二個女子有王妃那樣的劍法的。

魏階卻不是很在意，「我若真是只等命歸西天，恐怕還需怕一怕。只是這些年什麼樣的事沒有經歷過？倘若我怕了，今日站在這裡與你說話的，恐怕也就不是我了。」

魏階的神情中透出一絲凌厲，然而在全福的聲音從外面傳進來的那一刻，他周身的威壓又盡數散去，唯餘一絲病態。

「王爺，王妃求見。」

「請王妃進來。」

全福將門推開，就站在門邊上，恭迎顧綿入內。

嫁來兩天了，連自己丈夫長什麼樣都不知道，顧綿覺得有些可笑。

她微微調整了呼吸，而後才昂首挺胸，抬腳走進去，迎面而來的就是一股草藥味。外頭陽光斜斜照進來，透過雕著花的木格窗，在當中立著那人的竹青衣服上畫了斑斑點點的印記。

許是聽見她進來了，那人轉過身來，只一眼，兩人腦海中掠過千千萬萬的東西，最終卻歸於空白，同時怔住。

魏階沒想到她竟是如此出塵脫俗的一個人，額間的花鉢越發襯得她光彩照人，顧盼之間自有一種靈巧韻致。

而顧綿遠沒想過魏階會是劍眉凌峰、眸光清朗的人，雖臉色仍顯蒼白，確有病態，可神色氣韻矜貴自持。

太過出人意料的相遇，往往使人忘記接下來想好的那些計畫。

顧綿原本想著，見到魏階後先和他套套近乎，刷刷好感，起碼得到點信任再細細說明管家的事，可真見到了魏階，她開口第一句話就是——

「王爺，你府中的管家可能是個賊。」

玉竹、褚楓、全福三人都是一臉震驚，王妃說管家是個賊？

話一出口，顧綿就反應過來了，可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，她難道要捂著魏階的耳朵說「你不許聽」嗎？

開局不利，她捶死自己的心都有了，不就是見了個美男嗎？不就是王爺長得有那麼一點點好看嗎？她想啥呢？

魏階也很想知道她在想什麼，他飛快地找回自己的理智，試圖進行邏輯嚴密的推導，以此來推測顧綿這句話的用意，但她這句話實在來得太過匪夷所思，他很久沒有過這種一頭霧水的感覺了。

顧綿小心翼翼地觀察著魏階的表情，確定這位身體不太好的王爺沒被她嚇得翻個白眼暈過去，這才訕訕一笑，重新開了口，「那個……這件事有點複雜，你……要不要聽我細細講一講？」

魏階不自覺地攥緊自己手中的扇子，「嗯。」

顧綿看著他坐下了，這才又斟酌道：「這事吧，我得先和你認個錯。」

「王妃這是何意？」

說話聲音還挺好聽的，沒她想的那麼病懨懨嘛。

顧綿想了一瞬，又連忙把自己拉回來，「我這人有點貪財，聽說你王府裡有不少好東西，我一時好奇，就想看看。」

她一邊說，一邊偷偷抬眼看魏階，見魏階看她了，又迅速低下頭去，畢竟她偷去人家的藏寶閣是她不對，雖然她沒準備偷東西，可爬窗戶進去也不算什麼好事。

顧綿已經在想，如果魏階怪她，她該編個什麼理由，沒想到魏階下一句竟然是——「然後呢？」

她吃了一驚，抬頭看向他，「王爺不問問我為什麼去嗎？」

魏階一時失笑，「方才王妃說了自己貪財。」

他這一笑，還挺好看的……

顧綿連忙收回心緒，她也不知道今天是怎麼了，明明收拾錢嬝嬝的時候還挺瀟灑的，怎麼見了魏階，就開始想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了？

「啊，對，我是有點貪財，所以我就去了藏寶閣，誰知道竟然還能碰見王管家。」

顧綿說完這句話，看了玉竹一眼。

玉竹會意，連忙跟著全福一起退了出來，將書房的門關好。

顧綿看褚楓沒走，心道果然這個褚侍衛是王爺的心腹，也就接著說了下去。

「昨天夜裡，王管家穿了一身夜行衣，拿著一個夜明珠去了藏寶閣，我見他想要偷東西，就想擒住他，不過還是讓他跑了。」

「王妃可看清楚了？」

「我當然看清楚了！要不是挑開他面紗，我太驚訝了，也不可能讓他逃走。」顧綿沒打算把自己會武功這件事瞞著魏階，畢竟她會武也算是一種震懾。

「看來王妃武藝不錯。」

「不敢當，不過是會點皮毛，略能自保。這王管家監守自盜，王爺就不準備罰他？」

魏階垂眸蹙眉，微露愁容，「本王自幼體弱，王府雜事多虧王管家照理，這才不

至於出什麼亂子，如今雖是王妃親眼所見，可沒有證據如何抓人？」

顧綿就知道，王爺無父無母，又身體不好，哪裡是那個王平的對手？不過誰讓一紙賜婚，把她和英王綁在一起了呢？

以前那些下人占他便宜，他沒有心力收拾他們，可現在她顧綿來了，占他便宜就是占她顧綿的便宜，她是絕不會饒過那些人的。

雖然顧綿知道，自己這麼幫他也是有私心的，是怕他哪天去了，偌大的家業收不回來，可如今他既然還好好活著，那她這麼做，也算是幫了他一把吧……

「沒有證據也可創造證據，只要王爺想抓人，有的是辦法。」

有了昨日褚楓的稟報，又有今日在顧綿這兒的意外收穫，昨天發生了什麼，魏階幾乎完全清楚，只是他面上並不顯露。

「不知王妃有什麼妙計？」

「我這一計呀，名叫甕中捉鱉。」

與魏階說完話出來已經臨近中午了，因坐得久了，顧綿本能地就想伸懶腰，但想起這是在王府，少不得又端著些，擺出個王妃的威嚴來。

從那邊院裡出來，顧綿又回頭看了那道垂花門一眼。

其實魏階也是個可憐人。

方才他們說話時，魏階幾次咳嗽，還沒入九月，屋裡就擺了一個小火盆，足見他體弱多病，恐怕還畏寒。

已經這麼難了，偏偏老天還給他這府裡安了一群心思不正的下人。

她雖然被親爹拋棄，在青州過了許多年的鄉野日子，可她身體康健，還有張嬌嬌和她師父在，這麼一比，倒是比魏階還要好出不少。

可她又一想，發現他們其實都挺慘的，還是別分什麼勝負了。

「王妃……沒問問王爺那夜為何不來嗎？」

顧綿聽見玉竹的聲音，這才突然想起來，還有這麼一事呢。

「唉，愛來不來，問那麼多幹什麼呢？他不來的，又不是只有這一次。」

玉竹聽了不解，「玉竹愚鈍，不知王妃這是何意？」

顧綿拍拍她的肩膀，「你說明天是什麼日子。」

「八月廿五啊……」玉竹想了想，然後忽然明白了，「明天，那不正是王妃回門的日子！」